

新浪读书

盛大文学  
Cloudary

腾讯读书

天涯文学  
Tianya

鼎力推荐

# 黄金笔记

烛阳 著

huangjin  
biji

古老的秦岭上空存在天宫，疑似众神居处。  
梦中诡异的**黄金笔记**，像是天堂的入口。

神秘的天宫，可怖的鬼差抬灯，诡异的丛林，  
冰棺里的古尸，封神台上的骨灰，将要在他的眼前打开……

一步一步地接近那疯狂的结局，最终看到了三千年前的真相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金笔迹/烛阳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113-2158-9

I. ①黄… II. ①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14389 号

## ●黄金笔迹

---

著 者/烛 阳

策 划/周耿茜

责任编辑/宋 玉

责任校对/高晓华

装帧设计/木鱼书籍设计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8 字数 280 千字

印 刷/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2158-9

定 价/30.00 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- 楔子 父亲的笔记 / 001
- 第一章 鬼梦遗真 / 003
- 第二章 绿檀木盒子 / 006
- 第三章 秦岭之变 / 010
- 第四章 矛盾队伍 / 013
- 第五章 杀人游戏 / 017
- 第六章 封神之地 / 022
- 第七章 鬼杀人 / 025
- 第八章 暗杀 / 029
- 第九章 决裂 / 033
- 第十章 反目 / 038
- 第十一章 骨灰盒 / 043
- 第十二章 孤立 / 047
- 第十三章 人皮 / 051
- 第十四章 幻听 / 055
- 第十五章 生变 / 060
- 第十六章 黄金世界 / 064
- 第十七章 原始人类 / 068
- 第十八章 天宫影像 / 072
- 第十九章 鬼抬灯 / 077
- 第二十章 古老的石台阶 / 082
- 第二十一章 封神榜 / 089
- 第二十二章 天外陨石 / 094

- 第二十三章 老熟人 / 099
- 第二十四章 青铜古棺 / 103
- 第二十五章 残尸 / 108
- 第二十六章 神秘的力量 / 113
- 第二十七章 敌人 / 117
- 第二十八章 两个道士 / 121
- 第二十九章 墙壁上的洞口 / 125
- 第三十章 循迹而至 / 129
- 第三十一章 父亲 / 133
- 第三十二章 姜子牙的墓 / 137
- 第三十三章 巨蛇 / 141
- 第三十四章 倒转的世界 / 145
- 第三十五章 登天 / 149
- 第三十六章 怪物 / 153
- 第三十七章 天宫 / 157
- 第三十八章 各自的世界 / 161
- 第三十九章 冰雕 / 165
- 第四十章 周朝大军 / 169
- 第四十一章 活尸 / 173
- 第四十二章 神的能力 / 177
- 第四十三章 暗组 / 181
- 第四十四章 战死 / 184
- 第四十五章 影子 / 188



- 第四十六章 一盘录像带 / 192
- 第四十七章 祭台 / 196
- 第四十八章 神的骨灰 / 200
- 第四十九章 天上人间 / 204
- 第五十章 钟馗眼 / 208
- 第五十一章 诡异的尸体 / 212
- 第五十二章 饥饿 / 217
- 第五十三章 反门 / 221
- 第五十四章 真的瞎了 / 225
- 第五十五章 又一个老道士 / 229
- 第五十六章 鬼梦成真 / 233
- 第五十七章 十二年 / 237
- 第五十八章 另一片空间 / 241
- 第五十九章 黄金笔迹 / 246
- 第六十章 太极图 / 250
- 第六十一章 得救 / 254
- 第六十二章 我 / 259
- 第六十三章 林宇峰失算 / 264
- 第六十四章 跳天坑 / 269
- 第六十五章 设计图 / 274
- 大结局 尘埃落定 / 278



## 楔子 父亲的笔记

我再一次翻开父亲留下的日记，纸张因岁月的流逝变得蜡黄，父亲失踪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，只有这一本笔记陪着我，上面记载的无非是考古留下的信息，他热爱这个。

我的眼睛定格到最后一篇：

1990年9月3日，这一天是我们到达秦岭深处的最后一天。我和我的老朋友在深山老林里驻扎下来，初秋的夜晚不算冷，却起了雾，我窝在帐篷里，看着老朋友们都睡着了，于是走出帐篷，站在帐篷外感受着秦岭迷人的夜。

月朗星稀。

这一趟是根据国家的要求，到秦岭做山水笔记，统计山川河流。秦岭不仅分隔了黄河和长江，形成各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，更滋养着自强不息、内敛厚重的黄河文化，凝铸着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的气魄和胆识。它孕育了大半灿烂的中华文明。

我坐在帐篷前点燃了一根烟，心里估摸着要把今天的笔记整理整理，不经意的一瞥间，看到丛林中有一个黑影儿掠过，因为起了雾，所以更觉得模糊。

这里是大山深处，很难见到什么人，我正惊疑不定，天空上异变突起，出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。

似乎所有的星辰都活了起来，东南方向，有一条无名的线从一颗闪亮的星辰出发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像流星划过天际，将星辰串联起来，那是除月亮之外最亮的星辰了，木星！我急忙大喊，想将帐篷内的两人喊出来，却迟迟不见人影，为了不错过这奇异的景观，我没钻进帐篷，就那么抬头看着，双腿发软。

天空上所有的星辰像被一支看不见的笔串联起来，却是有选择性地串联着星辰，从木星开始，速度飞快，过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，飞快串联着星辰的那条线骤然静止，夜空上出现了一片璀璨的天图，类似十二星座一

样，我瞪大了眼睛仔细看着，终于发现，那似乎是一片宫殿！月亮居中，好像上天的眼睛默默俯视着人间。

虽然不是立体的天图，无法直观看到仙宫的形象，却可以看出每一笔都勾勒着仙宫的一线，覆盖了半边天宇，熠熠生辉。

这是天上的神仙居住的宫殿吗？

无法想象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现象造就了这样的场面，随后，贯连星辰的线毫无征兆地消失，一切又回到原点。

我转身回帐篷记下了这一幕，将贯连星辰的那条线称为黄金笔迹。这是一条似诸神执笔描绘的神秘的线，那条笔迹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，可诡异的是，只有我看见了这一幕，所有人，包括与我同行的老朋友，或是在山脚下的村子，又或者入山冒险者，无一例外的，在我说出这种现象的时候都把我当成了疯子。

可我知道，黄金笔迹的的确确存在过。从木星开始，依次串联起其他的星辰，只有那么一分钟的时间，无法断定都串联了什么。

故事远没有结束。

之后，在我身边，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，围绕着我的是一个诅咒，在秦岭山脉沾染上的诅咒。

我必须回去一探究竟。

这是最后一篇的内容，从那之后，父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



## 第一章 鬼梦遗真

幽暗潮湿的空间内，一扇黄金浇铸的大门熠熠生辉，高有三米，宽约两米，上面铭刻着看不懂的铭文，像是一幅幅抽象的图画，整座大门给人无比厚重的沧桑感，似乎固守着另一个世界的堡垒，诡异地散发着黄金光芒，映得人眼花。

我几次伸出双手，好奇门内的世界，城门却模糊了起来，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，中间似乎隔着钢铁长城，永远无法触及到。

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心头缭绕，我又伸出双手，那城门却向后退去。抬起脚向前走，城门依旧向后退，勾动着人最原始的好奇心，好似一只乖却害羞的猫，永远残留着警惕的天性。

心头突然升起一种明悟、宿命的感觉，我站住脚步，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黄金城门，过了不知多久，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，经历了生老病死、无数的轮回之后，那黄金浇铸的城门猛烈地颤动了起来，配合着心跳，缓缓打开了一条狭窄的缝隙。

整片天地都在颤抖，好像世界末日来临。透过城门的缝隙看，里面流露出无尽的深渊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后退一步，慢慢等待着。

“轰隆——”

黄金城门配合着心跳剧烈颤抖着，每颤动一下，就打开一分，整片空间就黑暗一分，从里面流露出无尽阴冷的气息，好似一条从上古就存在的猛兽将要出笼。

脚下的土地也在颤动，我无意识地将手放在一边的墙壁上来保持平衡，如避蛇蝎般地缩了回来，寒意冷到了骨子里。

城门缓缓打开，也越来越寒冷，我慢慢后退，死死地盯着城门里的一片黑暗。

突然之间，黑暗的城门内，露出一双绿油油的眼睛，毫无生气的瞳孔死死地盯着我，一股寒流袭遍全身。

“啊！”

我猛地惊醒，下意识地摸向床边，打开了灯。

父亲的笔记就放在枕边，我昨晚不知第几次看，看到最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，伸手摸进了被子里，湿乎乎的，我擦了擦额头，抹一下脸上的汗水。

“已经不知道第几次做这个梦了。”睡意全无，我伸手拿过放在灯台上的杯子，没有水了。我又走下床打开冰箱，顺手拿出一罐饮料，猛灌了几口，坐在办公桌旁，看着桌子上摆放着的纸笔，略显凌乱。

我拿起最上面的一张纸，不出所料，又是一模一样的画。

一扇简单的城门框架，半开的门中描绘着一双眼睛，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笔就放在一旁。

鬼梦遗真。

这应该又是我在做这个梦的时候画下的，第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已经忘记了惊悚，好像，从父亲失踪之后，我大病一场，身体就奇怪地连连地出状况。

父亲的笔记中提到过，他在秦岭山脉沾染了诅咒，不知道我是不是和他经历的一样。

全无睡意。我又拿起父亲的笔记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办公桌的匣子里锁上，回到床上关了灯，盯着一片漆黑的天花板发愣。

父亲失踪的这十二年间，我也从一个小孩子长成大人了，十二个春秋，我早已淡忘父亲的形象，只是看见这本考古笔记，就会想到他，耳濡目染，虽说不上精通，我也对父亲的行当略有了解，可当年在秦岭发生的一切却什么都不知道。

在他的描绘中，由木星开始，一条线开始串联星辰，随后天空中出现了一片天宫，都是由那一条线引起的，好像一支看不见的笔挥动着，父亲将那条线称为黄金笔迹，回来的那年，我十三岁，接着父亲就失踪了。

父亲对科学的态度很严谨，那种不可思议的严谨我深深领教过，小时候因为做错了题，就经常被打，为此我还和母亲抱怨父亲不近人情。因此，我知道父亲不会说谎，尤其是这种谎言。他肯定看到了，但除他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看到这奇异的景象。

父亲说沾染了诅咒，我询问过母亲，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
就连父亲怎么失踪的她都毫不知情，只是那次说要出差，而且道明了



很久才能回来，或许是有了预感吧，这一去十二年，就再也没回来过。

十二年，是否早就死了。

大约在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的生日，就成了父亲的忌日，因为我和父亲出生在同一天，父亲走的那天，也是我的十三岁生日。父亲的碑是我五年前立的，虽然相隔这么长时间，记忆已经变得模糊，却还是对这个字眼感情颇深。

他的失踪肯定和秦岭仙宫有莫大的联系，事后我经过调查，得知了笔记中提到，他看见仙宫的那一天，是1990年的鬼节。

我的生活也因此乱了套，上大学的时候，都不敢住在宿舍，更不敢在其他地方过夜，生怕做噩梦时吓到别人，也因此孤僻了些，没什么朋友。不过总算还有和我惺惺相惜的人，郑知算一个，他是我从小光着屁股玩到大的挚友，堪称兄弟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，我约了他一起去祭奠父亲，这世人眼中的疯子。

母亲很早就改嫁了，到了我上大学之后，她就很少跟我联系，到现在，几个月打一次电话已经不错了，她从不去祭拜父亲，虽然改嫁，可是对父亲还是有感情的，她一直相信父亲不是疯子，而且一定还活着，坚决不承认他已经死了的消息，我因此埋怨过她，为什么这么相信父亲，到头来还是改嫁了？

我看了看墙上挂着的电子钟，已经半夜三点了，还要养足精神，正赶上我辞职不干，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想到此，我蒙着被子，沉沉地睡去了。

父亲，你到底在哪里？

## 第二章 绿檀木盒子

9月3日，我早早地起了床，洗漱了一番下了楼，郑知就在楼下等着我。

“来得很早嘛！”我笑着调侃道，现代化的生活多少让我有些不适应，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隔膜，很难交心，我也因此对这个唯一的朋友很珍重，可谓无话不谈，至今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和他私底下谈论泡妞心得，可惜如今别人都成双成对，只有我形单影只。

看见他牵着女友的手走过来，我礼貌地笑了下。

“你吃饱了撑的辞什么职啊！”郑知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笑骂道。

“混不下去了啊！”我揉着肩膀苦笑，他是个刑警，身体像铁打的一样。

“你在学校是个公认的天才，人又长这么帅，怎么还没交到女朋友啊？”郑知的女友孙瑶坏笑着打趣，我和她是一个学校的，同修地质学，算是沾染上了父亲的喜好，可笑的是在大学的时候还暗恋过她，却始终没说出口，结果被郑知占了先机。

“闷啊！”郑知接口道。

“给你看看这个。”孙瑶从包里翻出一张图纸，是一张地形图。我接过来，这张图已经看了不知多少遍，甚至能倒背下来，随口道：“秦岭山脉卫星云图，拿给我这个干什么？”我拿在手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这张图拍摄得有些模糊。

“从昨天开始，秦岭山脉在卫星云图上就开始模糊起来了。”孙瑶道。

“从昨天开始？”我想起父亲当年观察到的天图仙宫，今天晚上，也是那个日子，两者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

“晚上去看看。”我收起地形图，毫不客气地坐上郑知的轿车，拍手道：“走！”

父亲的墓在离北京不远的郊外，十多分钟的路程就到了，经过沿路花店我顺手买了束鲜花。

到达墓地的时候正巧是早上七点，我走到父亲的灵前鞠了三个躬，心



里默念着时间，不大一会儿，一个老人向着我父亲的墓前走来。

老人穿着一身老旧的中山装，有些花白的眉宇间流露着浓得化不开的忧伤，这是父亲的老朋友，姓林，每年的这个时间我都会遇见他，在五年前立碑的时候，他曾质问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还不知道生死的父亲立碑，我只说留个念想，之后就很少有共同话题了。每次相见，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。

林老头在父亲灵前看着我，没说什么，我也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见他拜完父亲之后坐在父亲的灵前盯了许久，小声嘀咕着什么，最后站起身看着我。

“林老爷子，好久不见了。”我这才打招呼，在死者墓前如此亲热熟络是不敬的。

“是啊。”林老头应了一声，又转头看着郑知，问道：“你老爸死了没？”

“就知道你会这么问，我老爸告诉我，你死了他都不会死。”郑知的父亲、我的父亲、林老头这三人，是当年共同前往秦岭的。

孙瑶在郑知的后面笑得花枝乱颤。

“等你老爸死的时候我肯定去上香。”林老爷子哼道，又转头看着我，道：“对了，我有东西交给你。”

“东西？”我不明所以。

“跟我回家一趟。”林老头甩下这句话就往回走，我来不及问什么，急忙跟上，转头道：“两位不好意思，改天请你们吃饭。”

“别！一起去瞧个热闹！”郑知牵着孙瑶的手跟了上来。我心里想，都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也不必瞒着他们，就道：“好。”

林老头的家离这儿不远，几分钟就到了，老头子让我们在客厅等着，几分钟后走出来，似乎找了很久，拿着一块四四方方的古旧盒子放在我面前，道：“就是它了。”

盒子是木质的，具有沉淀的绿色，看得出来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被磨得油光水滑，有一本书的大小，而且还上了锁，这锁已经生锈了，我伸手摸了摸，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，道：“绿檀木盒子，手感细腻，气味芬芳，而且看这沉淀的绿色，起码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这里面装的啥？”

绿檀木是木材中的极品，质地坚硬，侵蚀不朽，又被称为圣檀木，随身佩戴，百邪不侵。我拿到窗边，沉淀的绿色越发地发黄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林老头道，“这是我今早收到的一封匿名邮件。”

“日期是多少?”

“七天前。”

“七天前……”我沉思着，道，“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东西？难道这邮件是给我的？”

“是。”老爷子道，“这上面的地址是十二年前老蒲房子的地址，如今原本的房子早拆了，所幸留下我的地址，才寄到我这儿来。”

“什么?!”我下意识地吼了一句，寄到十二年前我家的地址，先不说有没有可能，单是时间跨度就太诡异了，我第一个就联想到了父亲，莫非他还没死？要不然，谁会无聊到要寄东西给十二年前的老地方！“我父亲没死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十二年没出现过，活着的希望也不大。”

“不过这总算一个好消息！”郑知插了一嘴，“没死就有无限可能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”

我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拿起绿檀木盒子，问道：“没有钥匙吗？”

“在这儿，我一直随身带着。”林老头掏出胸口的怀表，打开之后，在里面掏出一把小钥匙。

我急忙拿过来，将绿檀木盒子放在茶几上，小心翼翼地插了起来，因为时间太长，锁生了锈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开。

所幸的是这钥匙还有用，打开锁之后，我弯着腰小心翼翼地打开绿檀木盒子，一股浓郁的檀木香气扑鼻而来，只见盒里面放着一块白玉。

足有巴掌大小，四四方方的一块，我对玉器还是略有研究的，顺手拿起，触感冰凉且温润光滑，有明显的黏涩感，应该是一块人工雕琢过的白玉，成色极佳，让我惊疑不定的是，上面的纹路有些不合常理，我避开阳光，仔细地瞧了瞧，白玉上面的纹路类似一扇门，其上刻满了铭文，好像梦中见到的那样。

“这里面还有东西。”孙瑶的声音传来，我顺手把白玉递给瞪大了眼睛瞅着的郑知，拿起绿檀木盒子，里面放着一张纸。

我拿出来平放在茶几上，对林老头道：“这是一张兽皮纸。”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兽皮纸上的图案，那是一幅简单的仙宫天图！

整张兽皮纸长宽约30厘米，中央描绘着一片宫殿，说是一片，却简单得很，画面上没有曲线，每一个转折点都明显突出一个小点，联想起父亲的笔记，应该就是 he 描绘出来的仙宫天图了。





我伸手摸了摸，每到下笔的地方就凹下一块，明显是刻上去的，我死死地盯着这张兽皮图，问林老头：“父亲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看见仙宫天图的事情？”

“说过。”林老头也弯着腰摸着茶几上的兽皮图，道，“当时诡异得很，据蒲老头子说，在天空看见了一片天图，好像诸神执笔描绘的一样，我却一概不知，那一晚睡得死沉，连梦都没做，可第二天醒来却无比乏力，蒲老头子的话我不会不相信，可这也太神奇了。”

“蒲翔！”我听到郑知喊我，转过头去，只听他道：“上好的软玉，而且十分悠久了。可是这上面的纹路不像是刻上去的，诡异得不像玉。”

我接过来，道：“玉的纹路隐藏在内部，根本不可能刻上去，而且这纹路……你记不记得我做过的梦？”我的事都和郑知说过。

“黄金城门吗？”郑知说道，“的确像，和你梦游时画下来的框架一模一样，只是上面的图案……难道是一种文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，虽然曾试着把梦境中黄金城门上的铭文写下来，却始终没能成功，而且在这期间，我一直研究着古代文字的资料，可一进入梦境，见到那铭文之后就什么都想不起来，醒来后又会变得模糊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“我早说过，看看你家里有没有奇怪的地方，这么诡异的事情只在你身上发生，肯定有什么影响着。”郑知斥责我道。

“我什么都没发现。”我说，“你不是也陪我找了吗？家里没特别的东西。”随即想起父亲的笔记，只有那个是特别的。

“铃铃铃……”电话声响了起来，我下意识地想要把它翻出来，却听孙瑶的声音传来：“喂。好……好好，我马上去！”

孙瑶挂上电话，俏脸一阵激动：“跟我来，秦岭上空有变！”

### 第三章 秦岭之变

“你从哪儿联系到观测秦岭山脉动向的人？”我忍不住好奇，不禁瞟向了郑知，虽然跟孙瑶说过秦岭山脉的事，却不成想她知道得这么多，该是郑知告诉她的。不过和我同修地质学，她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？

“你忘了他吗？”孙瑶表情古怪地看了我一眼，坐上郑知的车。

“是他……”我实在不愿见这个人。他的父亲林老头、郑知的父亲和我父亲当年一同去秦岭山脉考察的，这人是个超级电脑高手，本来和我可以成为朋友的，我却看不惯他的作风，不分善恶，只凭兴趣。

他是个天才。不过小时候不是这样的，只是在他参军后，回来心性开始转变，或许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自己远超常人的能力吧。

“为什么会找上他？”我犹豫着要不要去。

“那还能找谁呢？”郑知说，“这任务只有他干得了。”

我抹了一把脸，咬牙道：“走吧！”

到了他的住处，林宇峰正坐在电脑前，头也不回地甩出一份资料扔在地上。

他的家乱得简直是个猪窝，我咬牙，弯腰捡起地上的资料，讥讽道：“凭你的脾气，怪不得和别人处不来，就连你父亲都不留你。”

“嘿嘿。”阴森的笑声响起，“你还不是不一样？”

“别吵了，怎么一见面就吵架啊！”孙瑶出面调和，我懒得理他，低头看着手上的资料。

这是一份秦岭地形图，触手还有点黏黏的，应该是刚打印出来的，画面明显比之前的还要模糊，好像存放了十几年的样子，肯定不会是打印出的问题，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秦岭山脉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。而且这上面有若隐若现的微小光点。

“给我看看。”郑知接过地形图。我抬头问道：“有兴趣吗？”对他而言，兴趣第一。

“有。”林宇峰向后推了下靠背椅站起身，从郑知手上接过地形图，道：



“秦岭山脉出现的异状很特殊，我从没见过。”说着有意无意地看了眼孙瑶，又道：“我本来不打算帮忙的，不过昨夜截下那张图之后就对秦岭山脉产生了兴趣，唉，死老头子当年到底错过了什么？”

我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。

“这张图是今天最新的秦岭山脉卫星图，比上一个更模糊了，也就是说信号越来越差，远远低于卫星能接收的信号值。”林宇峰黑黑的眼睛外加上黑眼圈死死地盯着卫星图，伸手弹了一下，又道，“而且这上面出现了很多小光点，是信号聚集场，我试图找到光点对应的地理位置，却没发现特别的东西，天空、地下，都没有。”

“磁铁有可以干扰信号，会不会是地下深处隐藏的磁铁？”孙瑶插话。地球上的矿物，有很多都带有磁性，磁铁矿更具有影响卫星信号的能力，因为这一点，就确定了不知多少的磁铁矿开采地。

“不会。”林宇峰道，“磁铁矿不会出现间歇性的散发磁力，而只有今天的卫星图才能看见这些小光点。”

“不确定的因素很多，所在卫星两次拍摄的距离，磁铁矿磁力的强弱，星球间的相互引力作用都会影响到。”我道。

“还有人为因素。”郑知补上一句，“这是最不可确定的一点。”

“我是傻子吗？”林宇峰不屑地撇了撇嘴，拖着干瘦的身子坐到椅子上，一双锐利的眼睛死盯着电脑屏幕，道，“两次拍摄的距离在五米之内，只不过视角稍有偏差，上一张图就是昨天这个时间拍摄的，时间相差不到十分钟，理论上视角偏差不超过2.5度。而且仅仅相隔一天，在这样的严谨试验下拍摄到的。”

我看着电脑上逐渐变化的卫星云图，问道：“这是卫星直播图吗？”

“是。”林宇峰道，“相同的时间秦岭上空的变化，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，秦岭山脉以一个缓慢的速度持续着某种变化，我们看到的是由卫星显示出来的信号变化，这只是表象，本质——”林宇峰拉长了声音，伸手拍在玻璃质的电脑桌上，而后托着下巴道：“不得而知。”

“还有什么发现吗？”郑知走上来问道，我回头，暗道不妙，这两人都是倔脾气，立场不同，如今必然会大吵一场。

“没了。”林宇峰低沉的声音响起。

“退出来吧。”郑知以不可抗拒的语气命令道。

林宇峰不为所动，依旧死盯着电脑屏幕。